# 隨錄卷之五目錄

田制攷說

隨錄卷之五目錄

隨錄卷之五

田制攷說上

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鄭玄曰土地之圖若今郡國輿地圖也下平曰衍高平曰原疆界也溝穿地爲阻封起土界也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若松栢栗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也阜

盛也任謂就地所生曰民所能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壤亦土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法而待政令分地職分九職所宜也定地守謂衡麓虞候之屬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爲其所職之事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

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
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字因取名
焉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
也玄謂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今造都鄙
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
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
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
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
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
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
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
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
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
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
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二萬
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
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
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
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

地亭謂農牧衡虞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今接春秋傳牧隰臯井衍沃林尭叟註隰臯水涯下濕爲芻牧之地衍沃平美之地則以爲井田近世丘濬又謂周禮井牧其田野者可耕之地爲井可畜之地爲牧也並與鄭氏說有異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以廛

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
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
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
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
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賈人所受田也官田公家之所
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
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者致仕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
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
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
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

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々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征稅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賦稅也國宅城中宅也玄謂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小利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鄭司農云宅不毛謂不樹桑麻也里布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或曰布泉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有閒無職事

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車徒給繇役也以時徵其賦

閒民凡無職者出夫布

張子曰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謂之家

吳氏澄曰民無職事謂游惰者也游惰則罰之使出一家力役之征謂士徒車輦以給繇役者也

馬氏端臨曰古人於游惰不耕及商賈末作之人皆於常法之外別立法以抑之閒民或出夫布或併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兼出夫家所以抑之也夫家解當如橫渠之說鄭註謂令出一夫百畝

之稅則無田而所征與受田者等不幾於太酷乎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

道容一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涂音塗野涂環涂等制詳冬官匠人職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斂法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均謂度其多少賙廩其艱阸興所徵賦

朱子曰鄉遂雖用貢法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拘也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

尺謂之畎古之畎字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畝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尋謂之澮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容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園壥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
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
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
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
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
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
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
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
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
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
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
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
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
邑之吏朝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
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
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
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

異内外之法耳專達於川谷載其名達循至也謂澮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

陳氏傅良曰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畎畎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已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畎從則遂横遂横則溝從由溝而達洫由洫而達澮其從横亦如之說者又以溝澮爲通水而設然溝洫之於田也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患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憂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

朱子曰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

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
行鄭氏註分作兩項却是
均人掌均力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均用三日
焉中年則公均用二日焉無年則公均用一日焉凶
札則無力征（力征謂力役給公事如治城郭涂巷溝渠之類）
○班固志古者建步立畮（顔師古曰畮古畝字）正其經界六尺
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
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
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

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改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二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澤鹵之田不生穀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

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令習事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爲風雨所損還廬樹桑還繞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木實曰果草實曰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木上曰果地下曰蓏也蓏所食之菜也畦區也殖於疆場至此易主故曰易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即謂此也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壄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

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鄉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朝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又曰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

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舄鹵也）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

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

○王制曰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夫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次食五人

陳氏曰井田之制一夫百畝肥饒者爲上農磽瘠者爲下農故所養有多寡也○方氏曰此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者蓋分以均之而存乎法糞以治之而存乎人法出乎上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

又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書曰司空掌邦土執度度地量地遠近蓋定邑井城郭廬舍之區域也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

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則無偏而不舉之弊地也邑也居也三者旣相得則由小以推之大而通天下皆相得矣此所謂井田之良法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立小學大學

又曰方一百里者百字衍文爲田九百畝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長濶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濶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則九百畝也長濶一里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一箇十里之方旣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乃九百萬畝也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

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以一百里爲率其餘所以養
民也山足曰麓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
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猶所言東南其畝百四十六畝三
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
二分鄭曰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
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
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
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不不相應經文錯亂不可用也○
按鄭義所算亦誤當云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
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田百五

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七分十分寸之四與此百号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里亦倣此推之○不了日尺

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善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又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者藉也但借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取其私田之稅市廛而不稅廛市宅也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也關譏而不征關之設但主於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其往來貨物之稅也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山澤採取之物其入也有時然其民共其利即孟子所謂澤梁無禁也夫圭田無征圭田者祿外之田所以供祭祀不稅所以尊賢也曰圭絜白之義也周官制度云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此專主祭祀故無征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田里公家所授不可得而粥墓地有族葬之序人不得而請字已所不得以擅與故爭墓地者墓大夫聽其訟焉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朝之類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若師旅之事不拘此制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饒其食

○詩信南山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東南其畝朱子曰畇畇墾闢貌曾孫主祭者之稱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畝壟也劉氏謂其遂東入于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爲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而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大田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

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此爲農夫之詞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偏君德而蒙其餘惠也

噫嘻曰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噫嘻嘆詞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一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此戒農官之詩昭格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耕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事萬人爲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爲耦今合一川之衆爲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鄕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孟子對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

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朱子曰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樹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孟子告齊王同此但數口之家作八口之家

趙氏岐曰制民之產乃三政之本常生之道也

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

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助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

所以使君子小人各有讀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詩云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篇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法故引之也使畢戰問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

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

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

而定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褊小

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

莫養君子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之也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

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或問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朱子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又如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遂却行井牧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爲比比使有一箇長了并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又曰此二句大

率有周禮制度野謂甸稍縣都行九
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豐京易察
饒氏雙峯曰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
二代之法也井田之法坦平處可行江南想從古
行貢
法

○按圭田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王制亦曰圭田無征註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古
者卿大夫士皆有祿田乃井田中公田而耤其八
夫之力以耕之若鄉遂溝洫之地則皆爲民所受
之田而入其什一之稅者也此祿田常制之外又
有圭田圭田者必是卿大夫士家所佃受之田予
耤田夫之力者其意猶人君之有耤田耳不然五
十畝爲分已不成九區之百畝安有八家之助謂
如溝洫之制則五十畝而入其什一之稅亦甚零
星不成事矣且一如祿田無異規也則卿大夫士
祿田之入本皆足以奉祭祀何必別置其羽異其
名乎又何以自卿以下無差等而一皆五十畝乎
凡祿田皆是今稅之入故本皆無征又何以曰圭
田無征乎以此推之意其必如是矣及觀周禮載

氏註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則益明白而無疑也蓋古制仕者不稼故皆有祿田而又有此令不忘農供粢盛其意至深古人制度皆如此恰好

孟子又曰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

又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方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

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

又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而抑之小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耕者助而不稅則天

下之農皆悦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悦而願為之氓矣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左傳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林堯叟曰庀四婢反治也數甲兵閱數之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徒洛反度量山林之村

以供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別
也絕高日京大阜日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鹵音魯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
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音堰堰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
町原防町音挺廣平日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牧隰皋隰皋
水涯下濕爲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
百爲夫九夫爲井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賦車周制六十四井爲甸
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楚之制雖無可考亦可類推籍馬籍疏
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卒步卒甲楯之數甲冑干楯有常
數以爲戰備旣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也○襄二十五

○公羊子曰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而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行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皐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十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井田之義一曰無泄

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

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朝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趍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

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序庠序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宣公十五年公羊傳

按何休說與班志所載大同而其中十井出一乘

一里八十户等語有小異似當以班志爲正

又按先王井田之制傳記言之頗詳然就審周禮遂人匠人之職鄉遂之地則田不井授但爲溝洫十夫有溝而乞賦什一惟都鄙(即所謂采地)與畿外之地制爲井田八家同井而助耕公田然則成周之世亦不田皆畫井也是以孟子於滕亦謂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也但正其經界而一夫必百畝取民必什一是則皆然(以上經傳所論井田之制)

○秦孝公三年用衛鞅變法令十二年廢井田開阡陌

一朱子曰廢井田開阡陌說者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謂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此未得其事之實也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

千夫有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
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
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曰其橫
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
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
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
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
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
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
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

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漢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迹猶有可考者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豈不可惜也哉

○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

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以贍不足塞兼幷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

○哀帝初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帝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條奏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得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

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價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之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古以百步爲畝漢時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百畝當漢四十一畝古十二頃當漢五頃也

按井田旣未能復則當令限田此猶不行終無善治之道故董仲舒言於漢武至哀帝時師丹建議祿奏而竟爲近習所寢朱子於綱目書之曰詔限民名田不限行蓋深惜之也但未知其所以限之者將何爲制也若以地爲本正其經界而隨人科受以是均租稅出兵役則雖非井田之舊實得井田之意此制一定可百世無弊也若以人爲本授

丁定役而計口分授則增減難常經界不定雖有暫時之效未免還廢隋唐均田之制是也二者名雖相近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天壤體國行政者所當深思也後世或有欲任爲私田許其買賣而定制爲限者此則無是理也近世丘濬之論亦類此然亦不可行之言也

○荀悅曰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且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

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
正其本而務除租税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
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
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
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
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
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
宜於民衆之時地廣人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
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
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

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幷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

○杜佑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計乃隳經界立阡陌雖獲

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降秦以後阡陌既廢又爲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切藉衆切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筭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利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己是專地也欲無流冗不亦難乎、按在前說者皆以開阡陌爲開置之門謂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杜佑之言亦從此說以阡陌爲秦制井田爲古法亦猶白居易所云人稀土廣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之謂也蓋

未深考古制也

○宋神宗朝程子明道上疏論十事其論經界曰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又可

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地少人多之理

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程子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救之義故亦可足

又曰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又曰今之稅寔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二程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
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
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不管只觀四
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
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
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
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
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
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

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惡怒正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惡怒方可行一本漸有壞矣下云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己力子厚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矣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惡怒上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惡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能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

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

○呂氏藍田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兹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

又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較數歲之中以爲

常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十一之法取于百畝是爲徹

○楊氏龜山曰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爲力耕之農出則爲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貪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宄不飢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

○胡氏五峯曰鴻荒以來萬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敎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敎

堯爲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爲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
命禹禹周視海内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
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
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
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
浸隳浸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
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修矣此殷之
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強侵弱智詐愚湯
之制浸隳浸壞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武王征之明
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

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隳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也又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姦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

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不調變之法以佐贊
乾坤化育之功
又曰井法行然後賢愚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
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
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
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爭也無交易之
侵爭則無爭奪之訟獄無爭奪之訟獄則刑罰省而
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
○范氏曄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
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

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首其力役薄其賦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胡氏致堂曰唐制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此以廉恥待士大夫之義政也然古之仕者世祿故仕則不稼後世用人不慎升黜無常則此制將有不可行者必也仕者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用則有祿以酬其勞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必有大罪然後收

其田里如此則不得爭利之法可行而廉耻之風益勸矣按此二條又論限田之制

○朱子作井田類説曰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

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人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

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而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志顔註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

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税給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瓜瓠果蓏植於疆畔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脩蚕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卿爲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敎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

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為餘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

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說增損脩定）然後爵命焉

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之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

也（九年以下並以班志修定）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
天秩而制五禮囙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
軍之衆囙六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
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衆（班志並作終字）十爲同同
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
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
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
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

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牧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連帥以下並依刑志

朱子曰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横長處非若今世畫圖之爲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此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

又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别也

又曰田制須先正溝洫方定

又曰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 五代史論曰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宏大如此

○建炎中林勳上本政書曰國家兵農之政大抵曰
唐末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
用不足飢民竄卒類爲盜賊皆本政不脩之故宜倣
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羡田之家
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隷農
以耕田之羡者而雜紐錢穀以爲十一之稅宋二稅
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此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
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
緡每井賦二兵馬一疋率爲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
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

則分四畨以直官衛以給宿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畨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行之十年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而與民書凡十三篇爲說甚備其書大略欲漸復古法謂五作儲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頃九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爲九萬頃三分去二爲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确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爲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爲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爲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爲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爲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盖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爲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爲農正掌勸督耕

籍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爲米五萬一千石爲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爲一同之率一頃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爲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羣居以教其子身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爲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爲次農其無田而爲閑民與遊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隷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爲正田以其餘爲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買田惟得賣田至於次農則無得賣田而與隷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爲良農凡次農隷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還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買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

陳亮曰勳爲此書考古論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

世之為井地之學者孰有加於勳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順成致利則民不淚而可以善其後矣

按勳之全書雖不可見陳亮之言如此而朱文公呂東萊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則可謂後世不易得之書矣惜乎時不能講而行之也但其言不以正經界為先而欲姑聽買賣則有所未盡行亦有礙弊矣

○本國韓氏百謙箕田遺制說曰平壤箕子田在含毬正陽兩門之外者區畫最分明其制皆為田字形

田有四區區皆七十畝界區之路其廣一畝界田之路其廣三畝九十六田總六十四區六十四區之外又有九畝之路又曰大路之內橫而見之有四田八區竪而見之亦有四田八區八八六十四正正方方正類先天方圖曰以思之噫此蓋殷制也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七十畝本殷人分田之制也箕子殷人其畫野分田宜倣宗國其與周制不同蓋無疑矣其夾斜款側不能成方處或一二田或二三區隨其地勢而爲之此則鄕人傳稱爲餘田云雖周家井田之制其地難得如繩直準平而其不成井處又不可棄

而不爾則恐其制不得不如此也其公田廬舍之制
雖不得考然其制田既非井字之形則孟子所謂中
有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之制已遷矣意者殷之時
雖受田於野而其廬舍未必在田傍或皆聚居村落
城邑之中其公田亦都在一隅之地未必介在私田
之中其糞耕耘穫之際遠近不同民有病者且人文
漸備吉凶禮縟七十畝有不足於養生送死之資故
雖周之有天下也順天因人增爲百畝且制井田之
法八家同井中置公田春令則出在於野廬冬令則
入聚於城宅其制始大備自質而文其因革損益勢

有不容已也然則分田以井非古也實自周人始也韓氏又曰井田之制先儒論之詳矣然其說皆以孟子爲祖故特詳於周室之制而於夏殷則有未微焉朱子之論助法亦出於推測而未有考証之說關閩諸賢俱以王佐之才生丁叔季慨然以挽回三代爲已任收拾殘經討論遺制殆無所不用其至而猶有懸空之歎倘使當時足此地目此制則其說先王制作之意想必如指諸掌矣惜乎其不得也○許蕆曰久菴韓侍郎往關西至箕子田仍其經界以畝決攬之乃七十畝四區之田夫七十畝而助乃殷人之通法是時周法未遍及於天下而箕子以殷室遺老受封於海東以殷人行殷法乃其所也考殷之田制年代遼遠典籍無傳以朱夫子之聖無所從據因周制而推測得出好古博考之士至今以爲遺恨希一朝親得而目擊於千載之下豈不快哉

按唐李靖杜佑皆以爲井田創於黃帝然是皆無經據之說唯箕子田至今經界宛然而與孟子所

論殷人七十畝者若合符節殷之田制據此可斷而井田之始於周從可知矣古謂中國失禮徵在四夷豈不信夫以上秦漢以後井田議論

隨錄卷之五

隨錄卷之六目錄

田制攷說下

後魏北齊隋唐田制

高麗田制

國朝田制附

隨錄卷之六目錄

隨錄卷之六

田制攷說下

後魏孝文帝太和九年給事中李安世上疏曰量人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理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土不曠功人罔遊力竊見歲飢民流田業多爲豪右所占奪良疇委而不開欲令家豐人給其可得乎宜更均量審其經界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以絕詐妄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乃下詔均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

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授初受田者男夫給田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棗五株榆三根本史又云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亦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口分世業之法如此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疾者授以半夫田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土

廣人稀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地狹之處有進丁授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進一受田者恒從所近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始此）

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其麻鄉則布一匹）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織者八口當未娶者四牛十頭當奴婢八）大率十匹中五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官

倖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魏舊無鄉黨之法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故舊制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穀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後又戶增調帛三疋穀二石九斗以供官司之祿太和十年從李沖之言令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黨立鄰長里長黨長而每戶調帛二疋粟二石民始愁苦豪強尤不願既而課調丨省八九上下安之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議從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處之武成帝時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畿郡爲公田受公田者一品以下羽林虎賁以上各有差其方百里外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

奴婢依良人半授六十畝限止四年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奴婢官常役其力故所調半於良人

宋孝王所撰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錐之地昔漢氏募民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橫賜之

田魏時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自武宣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得聽買賣又天保之代曾遥壓首人田以充公簿武平以後橫賜諸貴及外戚佞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可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壟其糾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買匿聽相糾列還以此地賞之至有貧人實非賸長買匿者苟貪錢貨詐吐丁壯口分以與糾人亦既無田便即逃走其露田雖不聽買賣賣買亦無重責貧戶因租課不濟率多賣田至春困急輕致藏走亦有懶

情之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遊三正即坊里村
一槩賣其口田以供租課比來頻有還人之㭊欲以
慰拒逃散假使暫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此
由聽其買賣田園故也廣占者依令奴婢請田亦
與良人相似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天保
中宋世良獻書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
列稱其合理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
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
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

五頃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
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
供用每丁男一牀租粟三石調桑土絹絁一疋綿三
兩麻土則布一疋麻三斤單丁及僕隷半之役歲無
過三十日有爵品及孝子順孫節婦免課役後減調
絹一疋爲二丈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
千二百六十七頃開皇中戶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按定墾之數每戶合得墾田二頃餘也開皇十二年以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小
人衆議者欲徙就寬鄉帝發使均天下田其狹鄉每
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大業中墾田五千八百

八十八萬四千四二〻頃 按其時有户八百九十萬二千五百三十六則每户合得墾田五頃餘恐本史之非實

○唐授田之制凡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 自秦漢以降卽二百四十步爲畝非始於唐蓋貝今文耳 丁男中男給田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篤疾廢疾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小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口分之半其易田倍給口分自親王至子男自一品至騎尉皆給永業田各有差 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從一品五十頃國公及正二品四十頃郡公及從二品三十五頃縣公及正三品二十五頃從三品二十頃侯及正四品十四頃伯及從四品十頃子及正

五品八頃男及從五品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唯從多不並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亦聽六品以下永業聽本鄉收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若官爵有解免者從所解追解免不盡者隨所降品追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給若當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賸追投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得追請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得別請其給

園宅地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職分田自一品至九品亦有差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即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亦有差二品十一頃三品十頃每品比京官加一頃其鎮戍關津岳瀆在外監官亦視其品有差每品比京官減一頃上府折衝都尉六頃果毅都尉四頃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以次遞減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疋給田四十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應

人身死貧無以葬者聽賣永業田樂遷寬鄉者并聽賣口分田買地者不得過本制賣者不得更請乞買賣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財沒地還本主諸業工商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又令在京諸司及天下府州縣並折衝府鎮戍關津岳瀆等公廨田各有差（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天寶中應受田

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按天寶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戶合得一頃六十餘畝

每課戶一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或絁二丈綿三兩非蚕鄉則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若當戶不成疋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準令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為疋布五丈為端綿六兩為屯絲五兩為絇麻三斤為綟歲役二旬閏年加二日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絹絁各三尺布則三尺七寸五分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役日少者見役日折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正役謂二十日傭也九三十日同水旱虫霜為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分以上免租調損七分以上課役

俱免凡民戶量其資產分爲九等初定三等以爲未盡升降定爲九等
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二斗與租同受
其江南諸州租並迴造納布後又令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準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所在收貯充隨近軍粮其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者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
諸任官應免課役者待蠲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實者亦免
諸樂還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
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還之後
不得更移民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食祿之
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
杜佑曰國家田畝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

法令弛壞兼并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間

馬端臨曰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今按漢則雜有算賦之法大槩以田租爲本晉武帝平吳始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自是以後皆仍而不改耳

按均田之制起於後魏而後周齊隋或襲或踵

唐其制始備其間雖有損益之不同大槩亦庶幾矣然不以土田爲本而以人丁爲本故不度田定制正其經界而籍丁定役計口分授又其科條多端增減不常矣經界不定則易以侵爭科條多端則簿書難詳執難詳之簿書而欲齊兆人之侵爭不可得也此所以雖得暫行而終歸於還廢也蓋人非土不生土非人不墾然而土者一定而不遷者也人者動靜存亡之不可常者也是故不本乎田而明其分則人在其中而自無不均不本乎田而欲察於人則參差滲漏旣無由可察矣此理亂之所

由分而百事之本也嗚呼苟非精思明驗者孰知聖人以田出賦之法誠萬世不可易也哉此非唯事勢亦是天理如此由靜制動之理也聖人盡天理故其制皆如此必先從有形去做九等爲節文度數皆此意也故其論學曰致知在格物不曰致知而格物

又按唐制以人丁爲本故不復分田饒瘠之等而分人戶爲九等也旣以丁戶調賦則或有流亡者其勢必將攤徵於鄰比唐李渤之言曰臣過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閿縣鄉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跡其所以皆由以逃戶稅攤移於比鄰致驅迫俱逃蓋賦以人戶之弊民之

貧富不常而上戶難以輕減其籍逃亡者多而官不可盡信則攤於鄰比勢所必至若以田出稅隨其豐歉則人或流亡田必有代者豈有此弊哉即今役丁定軍故一有逃者則侵徵鄰族鄰族不勝其苦而又逃則又及於鄰族之鄰族流毒八方爲猶未已夫出稅不以田則必有攤稅鄰比之弊出兵不以田則必有徵役鄰族之弊如欲上下相得長治無弊必也正經界以田出稅出兵乎以上後魏北齊隋唐

田制

高麗田制大抵倣唐制括墾田數分膏瘠自文武百

官至府兵關人莫不科授身沒並納之於公准府兵年滿二十始受六十而還有子孫親戚則遞田丁有身疾者亦許遞田無者籍監門衛七十後給口分田五結收餘田無後身死者及戰亡者妻亦皆給口分田又有公廨田給庄宅宮院百司州縣館驛皆有差○太祖初定役分田統合時朝臣軍士勿論官階視人性行善惡功勞大小以差給之景宗始定職官田柴科亦不論官階定以人品紫衫以上作十八品一品田柴各一百十結以次遞減至十八品田三十二結柴一十五結又以丹衫以上作十品一品田六十五結柴五十五結遞減至十品田三十結柴十八結緋衫以上作八品一品田五十結柴四十結遞減至八品田二十七結柴十四結綠衫以上作十品一

品田四十五結業三十五結遞減至十品田二十結業十結此外又有雜職諸品其未及此科者皆給田十五結穆宗改定文武兩班田柴科至文宗又更定其制自中書令尚書令門下侍中至軍士閑人雜類分爲十八科自一百結至十七結爲差以爲常式第一科田一百結二科九十結三科八十五結四科八十結五科七十五結六科七十結七科六十五結八科六十結九科五十五結十科五十結十一科四十五結十二科四十結十三科三十五結十四科三十結十五科二十五結十六科二十二結十七科二十結十八科十七結○其各品柴科此不具載六品以下七品以上無連立子孫者之妻給口分田八結八品以下戰亡軍人遺給妻口分田五結五品以上戶夫妻皆死無男而有未嫁女子者給口分田八結女

子嫁後還官
文宗八年判凡田品不易之地爲上一易之地爲中再易之地爲下其不易山田一結準平田一結一易田二結準平田一結再易田三結準平田一結二十三年定量田步數田一結方三十三步（六寸爲一分 十分爲一尺 六尺爲一步）二結方四十七步三結方五十七步三分四結方六十六步五結方七十三步八分六結方八十步八分七結方八十七步四分八結方九十步七分九結方九十九步十結方一百四步三分
太祖元年謂有司曰泰封主以民從欲唯事聚斂不

遵舊制一頃之田租稅六石管驛之戶賦緜三束遂使百姓毀耕廢織流亡相繼自今租稅宜用舊法成宗十一年判公田租四分取一水田上等一結租三石十一斗二升五合五勺中等一結租二石十一斗二升五合下等一結租一石十二斗一升五合旱田上等一結租一石十二斗一升五合五勺中等一結租一石十斗六升二合五勺下等一結缺又水田上等一結租四石七斗五升中等一結三石七斗五升下等一結二石七斗五升旱田上等一結租二石三斗七升五合中等一結一石十一斗一升五合下等一結一石三斗七升五合文宗四年判水旱虫霜爲灾田每結率十分爲定損至四分除租六分

除租布七分租布從俱免二十三年定田稅以十負出米七合五勺積至一結米七升五合二十結米一石恭愍王五年下旨曰西北面土田未嘗收租委之防戍其來尚矣近來權勢多所兼并自今官爲檢括每一結賦一石以支軍需十一年提學白文寶上劄曰國田之制取法於漢十分稅一耳慶尙之田與他道雖一而漕輓之費亦倍其稅請元定足丁加給七結以充稅價辛禑二年憲司以兵荒相仍軍食罄竭請於功臣田租三分取一寺社田收其半兩殿所屬宮司田科斂外羨餘並充軍需從之○今按麗時稅法前後屢變史無明文今不能詳然以白文寶劄子觀之其初則以什一爲率耳

麗史論曰太祖旣一三韓首正田制分給臣民國有定制士族安業文宗恭儉節用家給人足太倉之粟紅腐相因毅明以降權奸擅國逮事胡元誅

求無厭科斂萬端戶口日耗叔季失德版籍不明田業之科廢而爲私田勢家世族爭相兼并田連阡陌標以山川良民盡入於巨室而國以陵夷

李齊賢曰滕文公問井地於孟子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三韓之地非四方舟車之會無物產之饒貨殖之利民生所仰只在地力而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不易之田絶無而僅有也經界之正若慢則其利害比之中國相萬也太祖繼新羅衰亂秦

封奢暴之後萬事草創日不暇給止爲十分之法歷四世景宗作田柴之科雖有疎略亦古者世祿之意至於九一而助什一而賦與夫所以優君子小人者則不暇論也後世屢欲理之終於苟而已矣盖其初不以經界爲急撓其源而求流之清何可得也惜乎當時羣臣未有以孟子之言講求法制啓迪而力行之也

麗末憲官趙浚等上書請復田制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國祚之長短出於民生之苦樂民生之苦樂在於田制之均否文武周公井田以養民故周有天下

八百餘年秦毀井田二世而亡太祖旣一三韓乃定田制百官則視其品而給之身歿則收之府兵則二十而受六十而還凡士大夫受田者有罪則收之人人自重不敢犯法禮義興而風俗美府衛之兵州郡津驛之吏各食其田土着安業國以富強雖以遼金虎視天下而與我接境不敢呑噬者由太祖分三韓之地而與臣民共享其祿厚其生結其心爲國家千萬世之元氣故也自是以來閑人功蔭投化入鎭加給補給登科別賜之名代有增益掌田之官不諶顚瑣授田收田之法漸致隳弛奸猾秉間欺蔽無窮已

仕已嫁者尚食閑人之田不踐行伍者冒受軍田父
匿挾而私授其子子隱盜而不還於公祖宗之法旣
壞而兼并之門開兵者所以衛王室備邊虞者也國
家割膏腴之地以祿四十二都府甲士十萬餘人其
衣糧器械皆從田出故國無養兵之費卽三代藏兵
於農之遺意也今也兵與田俱亡每至倉卒則驅農
夫以補兵故兵弱而餉散割農食以養兵故戶削而
邑亡以祖宗至公分授之田爲一家父子之所私不
一出門而仕朝不一奉足而從軍者錦衣玉食坐享
其利夙夜侍衛之臣百戰勤勞之士反不得一畝之

耕以養其父母妻子其何以勸忠義而責事功哉內
而版圖無法外而守令廉使廢其本職日聽田訟不
遑寒暑句稽文卷檢覆証左訊之佃户訊之故老九
其辭連盈徵滿庭廢農待決數月之案積如丘山一
畝之爭連數十年忘寢廢食剖決不給者以私田爲
爭端而訟煩也子之於父母一畝之求或不如意則
反生怨恨況於兄弟乎是以私田而陷入倫於禽獸
也至於近年兼幷尤甚奸宄之徒跨州包郡山川爲
標指爲祖業允人累世所植之桑所築之室皆奪而
有之哀我無辜流離四散此以私田爲亂之首也

諫官李[illegible]曰豪強兼并國用之竭租稅苦倍生民凋
悴強梁相吞爭訟繁多骨肉相猜風俗壞敗此私田
之弊也豪強失利怨謗難弭士族失業生理難繼田
地廣大審覈難悉簿書煩多考核難精奸吏隱匿覺
察難及此革弊之難也雖然事出於公正合於人心
悅之者衆怨謗可弭矣士之無職者授田使得農耕
有職者給俸以代其耕生理可繼擇公廉有重望者
爲按廉擇廉敏精幹者爲守令守令各考一邑以核
其事實按廉統察一道以黜陟守令田地審覈可悉
簿書檢察可精奸吏隱匿可察矣其救之之術何難

之有至於倉廩實而儲胥有餘祿俸厚而廉恥可興措斂息而民生可紓爭訟絶而風俗可厚田野闢而賦斂薄戶口繁而徭役均其革之之利爲如何哉傳曰更化則可善理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今按浚等之論其意未必一出於公而其言則實不易之論也 以上高麗田制

國朝田制附

此書本以明公田之制後世私田則固無可論惟本國結負之法有異於中朝須尙致詳故竝載其說以考其得失云

本國量田之法九田分六等每二十年改量成籍等一

田尺長準周尺四尺七寸七分五釐二等五尺一寸七分九釐三等五尺七寸三釐四等六尺四寸三分四釐五等七尺五寸五分六等九尺五寸五分實積十尺爲把十把爲束十束爲負百負爲結一等田一結準三十八畝二等田四十四畝七分三等田五十一四畝二分四等田六十九畝五等田九十五畝六等田一百五十二畝○各等田十四負準中朝田一畝○常耕者爲正田或耕或陳者稱續田其稱正田而地品瘠薄禾穀不遂者續田兩土性肥膏所出倍多者守令置簿報觀察使式年改正

收稅之法凡田每歲九月望前守令審定年分等第邑內及四面各分等第觀察使更審啓聞議政府六曹同議更

啓收稅實十分爲上上年每一結收二十斗九分爲上中年收十八斗八分爲上下年收十六斗七分爲中上年收十四斗六分爲中中年收十二斗五分爲中下年收十斗四分爲下上年收八斗三分爲下中年收六斗二分爲下下年收四斗一分則免稅○永安平安道減三分之一濟州三邑減半○

新加耕田全災傷田過半災傷田曰病末耕全陳田並聽佃夫狀告勸農官親審八月望前告守令佃夫告趺事故未自狀告者勸農官狀告守令蠲歇打量加耕田準旁田品等打量報觀察使觀察使覈實置簿後所報立案還授守令九月望前具數啓聞遣朝官憑考上項置簿及立案覆審啓定租稅全災傷田及全陳田則免稅過半災傷田則其災傷至六分者六分免稅四分收稅以至九分並依此例如有佃夫冒告災傷及當該吏勸農官書員通同妄冒者許人陳告一負各笞一十每一負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充軍其妄冒田給陳告人犯利入官守令十負以上罷黜其知情妄冒者追奪告身永不

叙用○續田加耕田隨起收稅○海澤初年免收次年半收已上並經國大典

在 世宗十三年改用貢法舊制田品只有上中下所量之尺三等各異上田尺二十指中田二十五指下田三十指而皆以實積四十四尺一寸為束十束為負百負為結準諸中朝畝法上田之結二十五畝四分有奇實積周尺十五萬二千五百六十八尺中田三十九畝九分有奇實積周尺二十三萬九千四百一十四尺下田五十七畝六分有奇實積周尺三十四萬五千七百四十四尺然

八道地品不一非三等所能盡而差科不精二十六年更定其制田分六等年分九等十分實爲上上年九分爲上中八分爲上下七分爲中上六分爲中中五分爲中下四分爲下上三分爲下中二分爲下下隨其豊歉每邑各異而一分之年則免税更定結法其制先據舊制五十七畝之結而審定每等所出之數上上年一等田出皮穀八十石二十而取一其税三十斗畝收五升二合六勺有奇二等田出六十八石其税二十五斗五升畝收四升四合七勺有奇三等田出五十六石其税二

十一斗畝收三升六合八勺有奇四等田出四十四石其稅十六斗五升畝收二升八合九勺有奇五等田出三十二石其稅十一斗畝收二升一合有奇六等田出二十石其稅七斗五升畝收一升三合一勺有奇據此之數推而計之更以二十斗同科定結一等田三十八畝二等田四十四畝七分三等田五十四畝二分四等田六十九畝五等田九十五畝六等田二百五十二畝上上年之稅二十斗上中年十八斗上下年十六斗中上年十四斗中中年十二斗中下年十斗下上年八斗下

中年六手下下年四十二一等結積周尺二十二萬八千尺二等二十六萬八千二百尺三等三十二萬五千二百尺四等四十一萬四十尺五等五十七萬尺六等九十一萬二千尺開方其數百分取一定爲每等量尺之長一等尺周尺四尺七寸七分五釐二等五尺一寸七分九釐三等五尺七寸三釐四等六尺四寸三分四釐五等七尺五寸五分六等九尺五寸五分尺有長短而皆以實積百尺爲負萬尺爲結實[illegible]

謹按 祖宗立制其條理詳密如此重民勤國

均賦薄斂之意至矣苟以是意行之雖千萬世無弊可也而式至于今結負無紀賦稅不均者何也此非但政廢吏慢而然原結負之法主於租稅之同科而不主田地之同尺故易以有弊也結負非無尺數也以其載於簿書而不齊於田面又其長短多端乘除加減之法當官者不能盡察況於田氓乎官不能盡察而民不能盡知則胥吏易以容奸以難察之法欲齊衆胥之奸其勢不可得也於是賄賂請托漏落欺隱之弊無所不有而結負無紀賦稅不均矣若一齊

其尺定爲頃畝而計其所出之數用以均平賦
稅而已則尺量不二而人易知田面整齊亦難
容奸其本旣正末自舉矣寧有是弊哉此古人
所以必先明經界也惟我　世廟東方聖主也
惜乎當時諸臣遇千載之時而不能以經界之
說啓迪而行之以幸萬世也
結負不均田政廢壞之後年年踏驗之弊起其
害無窮大典灾傷之法亦不得行可勝歎哉此
則當一依法典痛革其弊也然卽今田政無紀
亟須稍得整齊而後可以議此年年踏驗非但

勞擾公私其增減輕重全出書員之手賄賂成風民弊不可勝言反無量田定結之意所謂年年踏驗者不使佃夫狀告災傷官自勘審而每歲終西出定閒散隸吏各以監官書員逐田觀其災實隨意加減定結聞中國無逐年踏驗但其全損及被水災處佃夫若里正告狀官自審覈減稅云此亦與大典同矣又令結負移來移去其弊尤甚東西眩亂猾吏舞奸專在於此移來移去者如東面居人田皆在於西面此西面則西北面田結移之東面而合於其人名下也千萬人之田散在諸面而無不移合則一邑田結幾盡來去而文簿繁亂矣猾吏以其間恣其用奸尤宜痛革然非朝廷申明法典而守令剛正嚴明莫能止也今時

政廢衰而文書雜亂又知此守令難於考覈故其
俗吏例以爲考覈無益而只憑屢感寬者肆其
猾吏之偷猛者只添殘民之結而已又令田結
久爲書員之利窟故書員不得全利歸分於衆
吏爲官者又使書員收納官需諸物又敬差官
從人供饋賄賂皆出書員朝夕雜遺灾傷敬差
官所謂敬差官者全不知灾傷之爲何事不過
載妓縱酒嚴黜一二守令以報私嫌時或坐技
書員立已處焔而已敬差官雖不知灾傷之爲
何事百司皆不知其職務其來已久故世亦以
爲常事

國制正稅隨年分有定式而貢物雜役出於正
稅之外隨其繁簡而苦歇無定自中世以後官
不擇人上下相欺年分不以實因成久例則雖
豐穰之歲率以爲下下年是以正稅一結無過

四斗而雜役名色漸多輕者不下二三十斗重

則或至七八十斗年分有每歲守令巡審田等與鄉老定其年之豐凶等第以閑也今則雖豐歲率以爲下下年故例稍書負踏驗定結名以年分而又不復知年分之實矣正稅愈輕而雜料愈繁雜料愈繁則一斂民愈無定是以國無事爲守宰稍廉之時則一結之於二三十斗不然則多至七八十斗京畿及西北則或有至百斗者以田結充甚濁縮故也

本國平時即壬辰後亂以前田結及癸卯乙亥量田

數

忠清道

平時田結二十五萬二千五百三結五十五負

八京

癸卯元籍二十四萬七百四十四結四十七負
九束
乙亥元籍二十五萬八千四百六十一結四十
九負八束內陳荒雜頉十一萬七千四百二十三結四十五負許除實時起十三萬一千三百七十二結四十五負六束火粟并

全羅道
平時田結四十四萬二千一百八十九結七負
二束
癸卯時起十九萬八千六百七十二結二十一
負二束

乙亥元籍三十三萬六千三百五結五十九負

三等內實時起什九萬一千七結什六負

慶尚道

平時田結三十一萬五千二十六結二十四負

八等

癸卯時起十七萬三千九百二結九負

乙亥元籍三十萬一千七百二十五結三十六負

三等內實時起十九萬三千五十二結五十二負三束

京畿

平時田結十四萬七千三百七十五結十六負二束

東內[illegible]萬五千六百五十二結十九負三 [illegible]萬六千三百十六結九十七負

癸卯元[illegible]十四萬一千九百五十九結九十三

負三束

江原道

平時田結[illegible]萬四千八百三十一結三十七負

五束內 [illegible]二萬八千五百一十一結二負六 [illegible]六千二百十結三十四負五束

癸卯元[illegible]三萬三千八百八十四結八十五負

黃海道

平時田結十萬六千八百三十二結七十負八

束內 田七萬[illegible]百[illegible]十九結五負八畓 二萬[illegible]六十五負八束

癸卯元籍十萬八千二百十一結五[illegible]負三束

咸鏡道

平時田結六萬三千八百三十一結九十負一束内田六萬九百結一束畓二千九百三十一結九十負

癸卯元籍五萬四千三百七十七結八十九負七束

平安道

平時田結十五萬三千九百結十三負一束内田十二萬六千八百十結五十三負五束畓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八結五十九負六束

已上平時田結總一百五十一萬五千五百餘

結下三道并一百萬九千七百餘結五道并五十萬五千八百餘結

平時賦稅米黃豆并三十餘萬石以十斗斛計之則爲四十五萬餘斛除西北兩界留本道外六道稅二十六萬餘石各司所納米粆油蜜價九萬餘丁百官須㯲八萬餘石豊儲倉辦下三萬餘石軍資監上下四萬餘石倭料八千餘石餘一萬餘石

按下三道非必地廣倍蓰田等高故結負多必相懸也

平時田籍壬辰亂後地部無有存者此乃得之於書吏金七得家藏乙亥量田時則只量下三道不量五道

卽今時起田結數 丙戌年條

京畿

田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四結

稅三千一百七十八石

畓一萬一百四十五結

稅二千九百二十二石

忠淸道

田六萬一千三百四十四結

稅一萬六千三百五十八石

畓六萬三千二百八十二結

税一萬八千三百十三石

全羅道

田六萬九千六百七十二結

税二萬一千四百五石

畓十三萬七百六十五結

税三萬八千二百八十一石

慶尚道

田九萬五千四十八結

税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二石

畓九萬四千五百二十六結

稅三萬七百五十一石

江原道

田五千四百六結

稅一千四百四十二石

畓二千八百五十結

稅七百五十九石

黃海道

田三萬五千五十七結

稅九千三百四十八石

畓九千一百八十一結

稅二千四百四十八石

平安道

田四萬二千八百四十四結

稅六千五百二十四石

畓四千七百十七結

稅一千三百五十八石

咸鏡道

田四萬四千七百七十二結

稅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九石

畓二千三十四結

稅五百四十石

八道通共田三十六萬五千八百三十七結

水三十萬八千四百七十二結

通稅丁九萬五千二百餘石 即二十九萬二千五百餘斛 逐年結負或有增減而大約如此然皆是書員輩任意偷脫者五道則乙亥亦不量田丙子亂後文書又皆閪失兼亂尤甚

在宣祖朝李珥言於上曰我國稅輕貢重稅則幾於三十稅一而近來歲比不登灾傷過半加以里胥猾官守令干譽收稅尤輕甚於諸道比諸祖宗朝則不及三分之一而經費之需則一依舊

規不能量入故一歲之入無以支出逐年侵用舊
藏宿儲日盡乃以二百年積累之國貧不能支
一歲誠可哀痛今若懲此加稅則民膏已竭無以
箕斂必須先紓積苦慰悅民情然后收稅始可適
宜矣貢案之定不度民戶殘盛田結多寡物產有
無而只以郡邑職秩高下爲輕重已非土產故不
免輸價于防納之徒以致刁蹬阻遏徵以十倍故
利歸胥吏而國與民俱乏矣誠能改定貢案以民
戶田結分多寡而必貢所出之產則民大寬得十
之五六如解倒懸矣因以酌宜收稅而量入爲出

每有餘畜則國用漸饒而民勞亦愒矣○又曰
祖宗朝稅入甚多而費用不廣故一年必有贏餘
如是積年至於紅腐勢固然矣今者一年之入不
能支出而權設日滋冗官太多每以宿儲供經費
臣意量入爲出盡革不急之官無益之費而典守
之官不被偷竊然后庶不至罄竭矣古者什一而
稅公用不乏而民亦無怨　祖宗朝以九等收稅
設法非不詳審而行之旣久吏怠民頑每以給災
爲要譽之資今則以下之下爲上之上而一國之
田不給災者　幾國用安得以不匱哉勢至於此

雖守令之職亦不敢不給焉者以民戶口田徭役多端若不解付懸而只以不給爲不是則赤子无不能支仁人君子豈能忍之乎爲今之計莫如改定貢案使田役減其十分之七八然後可量宜加稅以給國用也不然則公私終無足用之時矣

孫疇[illegible]